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二回 報私恩官衙來俠客 遭急變石穴遇奇人

話說這人見張文祥急得變了顏色，並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即做出驚異的樣子問道：「難道殺死的是你朋友嗎？要你哭些甚麼？」張文祥明知這人是個有來歷的，其所以有這番搶包袱的舉動，是恐怕他回鴻興棧去自投羅網，有意是這般將他引出城外來，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，便不再隱瞞了，隨即向這人跪下，說道：「我早知您老人家是異人，這番救我的盛意，我也明白了。你老人家既能是這般救我，我和鄭二哥在督撫衙門裡的事，不待說是了如觀火的了，於今我鄭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獸心的淫賊手裡，我惟有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條報仇的路，我的性命可以不要，這仇卻不可不報。」這人忙伸手將張文祥扶起來，說道：「淚眼婆娑的跪在地下，若給到這廟裡來燒香的人看見了，象甚麼模樣。」張文祥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一則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，二則因報仇心切，非求你老人家指引，恐難如願，所以不覺得跪下來了。喜得此地離城已遠，行人稀少，敢先請示尊姓大名？再述我和鄭二哥來山東的履歷給你老人家聽。」這人冷冷的笑道：「你也毋須告訴履歷，我也毋須通報姓名。那鄭時枉擔了半世英雄之名，自謂經綸滿腹，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，將仇人的女騙做老婆。到今日才身首異處，我已嫌他死的太遲了，你還提甚麼報仇的話。」張文祥聽了，心中好生不快，若在平时見尋常人這般批評鄭時，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臉了。此時因知道這人本領比他自己高，又是曾救他性命的，不敢不耐住性子，說道：「話是不錯，我鄭二哥好色貪淫，確有應得之罪，但無論如何不能說，應該是這們不明白的死在忘恩負義的馬心儀手裡。如果是明正典刑，死於王章國法，我有甚麼話可說呢？我報仇之念已決，至死不悔。」這人忽然現出欣笑的樣子來，說道：「名不虛傳，果是好一個義烈漢子，這裡為來廟燒香的必經之地，不便談話。你將包袱拾奪好了，隨我到僻靜地方商量去。」旋說旋把披在身上的新衣脫下，交給張文祥。張文祥心裡也就安慰了許多，說道：「這衣我原是買給我鄭二哥穿的，你老人家穿上既合身，何不就將他穿上？」這人笑著搖頭不做聲。張文祥知道他是表示用不著的意思，遂不多說。捆好了包袱，仍舊馱在背上，跟隨這人走出關帝廟。

到附近一個樹林茂密的山裡，各自就石頭上坐下來。這人先開口說道：「你決心替你鄭二哥報仇，自是義烈漢子所應當有的舉動。不過你的力量有限，這仇只怕你一時報不了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尋常的仇恨，便是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報得了。至於兄弟之仇，是顧不了許多的，那怕因報仇送了性命，我也甘心瞑目，毫無怨悔。並且我看馬心儀那淫賊，除了官高勢大之外，一點兒能為沒有。我的本領果是不濟，但自問對付那淫賊，還勉強能對付得下。我只要報了仇，便已完了心願，也不想在人世苟且偷生了。」說時氣忿填膺的樣子，兩眼火也似的發赤。這人搖著手，從容說道：「這些話不待你說，我是早已知道的。你報了仇再死，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，沒有怨悔。只是若你的仇還不曾報得，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，你甘心不甘心，瞑目不瞑目呢？」

張文祥道：「我在淫賊衙門裡住的時候已不少了，淫賊果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，就是滿衙門的上下人等，也不見一個稍有能為的人。衙門裡的路徑門窗，我都熟悉。我逆料取這淫賊的性命，如探囊取物。」這人笑道：「談何容易，真是一相情願的話。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護那淫賊的人，本領比你高強幾倍麼？」張文祥不由得露出驚疑的神氣，問道：「是甚麼人在暗中保護他？像這樣的衣冠禽獸，有大本領的人為甚麼不殺他，反在暗中保護他？也就大不分皂白嗎？」這人道：「各有各自的交情，不能一概而論。即如那個鄭時，據我們看來，不過是一個貪財好色之徒，這回被殺得一點不委屈。而你卻不顧性命的要替他報仇，若旁人也和你剛才這一般的議論，不也要罵你太不分皂白嗎？究竟在這黑暗中，保護那淫賊的是誰呢？我不妨說給你聽，這期間有一段因緣，不僅你住在衙門裡不知道，就是馬心儀本人也不知道，並且連在暗中身任保護馬心儀的人，都不知道。」張文祥道：「這就奇了，既是大家都不知道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這人微微的點頭道：「自然有知道的人。我說出來，你就明白了。馬心儀的母親，從小就歡喜齋僧拜佛。而馬心儀的父親，卻是一個毀僧罵道的人。這日忽有一個年約二三十零歲的尼姑來馬家化緣。馬心儀的父親不在家，他母親因這尼姑生得端莊齊整，說話很在道理，就留在家中攀談。不料一時天變，雷雨交作，尼姑不能作辭，他母親便留歇宿。想不到馬心儀的父親回來，見尼姑生得貌美，頓時起了邪念。半夜偷到尼姑睡的所在，想勒逼成奸。那尼姑在危急的時候，虧得馬心儀的母親來了，夫妻大吵了一場，他母親將私蓄佈施給那尼姑，親自陪尼姑坐到天明，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節操。那尼姑是誰呢？當時沒有名頭，無人知道，就是如今人人欽仰的沈棲霞師傅。沈棲霞因那回在馬家受了侮辱，險些兒失身匪人，遂自恨身體孱弱，沒力量抵禦侵凌，一轉念之間，便決心訪師學道。到現在修煉了五六十年，已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了。事情雖隔了五六十年，然沈棲霞總覺得受了馬心儀母親解圍和佈施的好處，應該報答，無奈沒有機緣。直到現在，他才推算得是報答的機會到了，特地打發他在襄陽柳山村收的兩個男徒弟，到此地來暗中保護馬心儀。他這兩個徒弟的道法，雖不算高強，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，尋常人無論有多大的能耐，也休想敵得過他。」

張文祥問道：「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紀了麼？其中是不是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？」這人點頭道：「兩個的年紀差不多，都只二十多歲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張文祥將日前遇著挑豆腐擔少年打狗的話說了。這人笑道：「你自問是他的對手麼？你所見的這個，年紀比那個略小些，本領也還不及那個。兩人每夜輪流值守在馬心儀左右，豈容你去尋仇報復。」張文祥詫異道：「這就奇了，馬心儀今日才殺我鄭二哥，我因他殺了我鄭二哥才存心報仇，這是頃刻間的事，如何沈棲霞師傅早已打發人前來保護呢？」這人笑道：「這倒毋須驚訝，我既受人委托，前來略盡人事，只得老實說給你聽。你於今雖不認識我。我在幾年前，卻久已認識你了。我這番是受了你師傅無垢和尚的托付，特地前來救你的。就因知道你在激於義憤的時候，必不顧利害，去尋馬心儀報復。沈師傅的兩個徒弟，只知道保護馬心儀，他們並不明白你為的是甚麼一回事。你是這般把一條性命送在他們手裡，豈不冤枉？」張文祥忽然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說出受了我師傅托付的話，就知道必是孫耀庭師叔無疑。」著書的寫到這裡，又得趁這當兒，將這個孫耀庭的來歷敘述一番了。

說起孫耀庭，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俠。他是瀏陽縣人，因小時候生了一滿頭的癩瘡，瀏陽人都叫他孫癩子。他的歷史，若說一般富於科學頭腦的人聽，不待說必叱為完全荒謬。就是在下是個極端相信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的人，當日聽人傳說孫耀庭歷史的時候，心裡也覺得好像是無稽之談。直到後來閱歷漸多，才知道孫癩子的事，絕對不荒謬，而拿極幼稚的科學頭腦，去臆斷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為荒謬的，那才是真荒謬。

閒話少說，卻說孫癩子生長在瀏陽一個極貧苦的人家。當他四歲的時分，瀏陽地方遭瘟疫，孫癩子的父母同時染疫死了，只丟下一個伶仃孤苦的孫癩子，吃沒得吃，穿沒得穿，還虧了地方上人湊了些錢，將孫癩子父母安葬了。孫癩子長著一頭的癩瘡，醜態得臭不可近，也沒人理會他，他父母在日建築的兩間茅屋，不須多少時日不修補，便不能住人了，孫癩子也懶得在茅屋裡居住。白天到鄉村人家乞食，夜間或是靈官廟，或是土地堂，隨處找一個可以藏身的所在安歇。是這般流落了兩年，他有十歲了。一日乞食到一處大作田人家，那家主問了問孫癩子的身世，便向孫癩子道：「你願意討飯嗎？」孫癩子道：「誰願意討飯，沒有家，沒有飯吃，不流落討飯有甚麼法子養活這條性命呢？」那家主道：「我留你在我家住著，給飯你吃，給衣你穿，只要你替我家看牛，好麼？」孫癩子喜道：「那還有甚麼不好。」從此孫癩子就在這人家看牛。這人家養了七八頭耕牛，一個人照顧不了，往往跑到別人家田裡園裡吃禾吃菜，所以加上孫癩子照顧。孫癩子每日騎在水牛背上上山裡吃草，不愁穿不愁吃，倒很逍遙自在。誰知這種安閒茶飯還吃不到半年，這日忽然出了亂子。

農家放牛，每日照例早起一次，黃昏時候一次。這日黃昏時分，孫癩子牽牛吃好了水草，照例騎在牛背上緩緩歸家。還有一個年老同看牛的人，也騎著牛跟在後面走。一行七八頭牛，不知怎的只孫癩子騎的這頭，忽然和癩狂了的一般，兩耳朝天一豎，四腳騰空的跳了幾跳，跳得孫癩子幾乎滾下牛背，幸虧他一向騎牛騎慣了，兩腳能挾持得住，然也嚇得甚麼似的，連忙將身體伏在牛背

上，兩手緊緊的抓住兩把牛毛，口裡連聲叫那同看牛的過來，將牛牽住。那同看牛的也覺得這牛跳的奇怪，剛翻身下牛背，正待跑過去搶住牛鼻。不提防這牛猛然一轉身，放開四蹄便跑，把跟在後面走的幾條牛，都衝得翻的翻，跌的跌，同看牛的那裡肯捨，慌忙將這幾條牛的繩索，就路旁一棵樹上繫好了，盡力追趕上去。

這時天氣不曾昏黑，眼看著那牛馱了孫癩子，比加鞭的馬還快，頭也不回的直向前跑，並聽孫癩子在牛背上驚慌亂叫。看牛的追了會，那裡追得上，心裡又惦記這幾頭牛，恐怕被壞人趕現成的牽了去，只得停步回頭，喜得沒人經過，繫在樹上的牛沒有走失，急急的牽回家報告家主。作田人家的牛，看得何等重大，豈肯聽其跑失，當即派了好幾個壯健漢子，照著去路追趕。追了□來裡，天色已經昏黑了，簡直沒追見那牛的蹤影。偶然遇著兩三個行人，向他們打聽，卻都說不曾看見有牛跑過。直追尋到半夜，才隱隱聽得前面有牛蹄踏在沙地上的響聲。趕上去看時，果是一個人牽了一條水牛在路上走。追的人一見那條牛，就認得出是自家的，但是牽牛的，不是孫癩子，是一個地方上的無賴，平日偷扒搶竊，無所不來的。追的人既遇著了自家的牛，自然上前認賊。無賴子爭執了一會，見這邊人多，料知鬥不過，只得罷休。追的人還抓住他要孫癩子，他才急得嚷道：「你們不要太趕著人欺負了，我今夜在楓樹鋪飯店裡賭錢，輸得精光，正自沒好氣的走出來，打算想法子弄幾個錢回頭去撈本。還沒走到半里路，就見這畜牲攔在路上睡著，倒把我嚇了一大跳，不知是甚麼野獸，仔細看出是一條牛，又沒人看管，以為是天賜我的賭本，待牽回家去，明早好趕到縣城裡變賣。你們既是失了牛，我也知道本來大路上那有牛撿，還給你們便了，你們倒抓住我要甚麼孫癩子，我知道孫癩子是誰？不是趕人欺負嗎？」追的人只要追著了牛，見不見孫癩子是沒人拿著當一回事的，當夜將牛牽了回家。次早看這牛睡著不能起來，原來四隻牛蹄都磨見了肉，鮮血淋漓的不能走動了，將養了半個月才好。而這半個月並不見孫癩子回來。這家主也曾派人尋找了一會沒有著落。大家都以為當水牛發狂奔跑的時候，孫癩子在牛背上坐不牢穩，滾下深山岩谷中跌死了。

那知道事出人意料之外：孫癩子緊伏在牛背上，初時尚竭力叫喚，想同看牛的追來將牛制住。後來見牛越跑越快，只覺兩旁山樹，如流水一般的後退，兩耳風聲大作。張眼望著地下，就覺頭目昏眩，只好緊閉兩眼，聽憑牛跑。約摸跑了一個時辰，耳裡風聲才息，彷彿牛背也停了搖動，方敢張開眼看，牛果然停了步，正在低頭嚼草。看天色雖已迷茫，然尚能看出四圍山勢，原來己身在亂山叢中，乃是平生聽未曾到過的所在。只得從容爬下牛背來。指著牛頭罵道：「你這孽畜，無端發暴，把我馱到這地方來了，還不知道已離家有幾里路，看今夜如何回去，依得我的性子，恨不得折下樹枝來痛打你一頓。」

孫癩子邊罵邊舉手在牛頭上敲了一下，只敲得這牛又像發了狂的，兩耳又朝天豎起來，腳又騰空跳了幾跳，掉轉身往山下就跑。孫癩子心想：失了牛回家必受處分。一面跟著追，一面口作看牛人的呼聲。平時牛聽了這種呼聲縱不跑近前來，也得立著不動，此時的牛，簡直不作理會，轉眼就跑得不見了，孫癩子只急得一路哭泣，一路到各處樹林中尋找。趁著星月之光尋了半夜，肚中也饑餓了，身體也疲乏了，耳內聽得四山都是狼咋虎嘯的聲音，只不見那牛的影子。自料在這黑夜是尋不著的了，仰看天色像個快要下雨的樣子，心想：若在這時分下起雨來，我沒有地方避雨，怎生是好？回頭看身邊有一個石岩，岩下是空虛的，好像可以藏身，遂伏下身子爬進石岩，漆也似的黑暗，一些不看見，只覺得身體伏的所在很光滑。頃刻之間，就聽得岩外的雨聲滴瀝，愈下愈大了，接著雷電交作，電光閃處，照得岩下通明，才知道這岩不僅能藏伏一個人的身體，裡面還有很多餘地。不一會，覺得伏的所在有水透過來了，孫癩子要避開這水，惟有將身體漸向岩裡移動，越移到裡面越覺寬大，反手去摸上頭，沒有撐手的東西，就坐了起來，再伸手去摸，還是空的，竟能立起身行走。心想：這地方實在奇怪，怎麼石岩之下，會有這麼寬大的空洞呢？是生成的嗎？還是人鑿成的咧？若是人鑿成的，裡面必有人居住，我何不再摸到裡面去，看究竟有多大，是不是有人住在裡面？心裡這們想著，就伸起兩手，再向裡面摸去。

彎彎曲曲，高高低低的約有一里路遠近，陡見前面有白光射出來，孫癩子看了，喜道：「果然是人鑿成的，裡面有人住著。我可以去向他們討些飯充饑。」隨即朝著白光走去，沒幾步就見一處四方形的地方，彷彿是一間石室，正中安放一張石床，床上盤膝端坐一個寬袍大袖的老頭，垂眉合目的像是睡著了。再看室中的四圍上下，並沒有燈火，也沒有窗戶朝著外面，看不出白光從甚麼地方發出來的。細看近石床的所在，光比遠處大些，石床底下依然黑暗。孫癩子暗忖道：「怎麼只有這們一個老頭坐在這裡，我不管他，就是他一個人，他總得吃飯。我已有半年沒開口向人家討飯了，何不叫一聲試試看。遂即使出他平日討飯的口腔來叫了一聲。這一聲叫出，只見老頭慢慢的張開眼來，望著孫癩子微微的點了點頭，含笑伸手向孫癩子招了一招。孫癩子身不由己的如被人推著，腳不點地就到了石床跟前。不知老頭是誰？如何對付孫癩子？且待下回再說。